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十二辑)

总主编/李玉明

王晓枫 裴兴荣 /著

# 辽金两代的山西文学

山西这块土地，自古就以人杰地灵、文化繁荣著称。山西是辽金两朝的文化中心。仅现存辽代文学作品，已达到很高的水平。金代山西作家的文献占整个金代文献的比例也很大，而且金代山西还出现了一大批成就很高的作家，如王庭筠、刘祁等人。可以说，现存辽金两代的文学足可代表整个两代文学的总体成就。其中山西作家的贡献很大，是当今山西人值得自豪的。



责 编: 韩 慄

刘冬梅

复 审: 张静华

终 审: 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12辑)

辽金两代的山西文学

王晓枫 裴兴荣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625 字数: 300千字

2004年9月第1版 2004年9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套)

\*

ISBN 7-900362-37-1

G·14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侯伍杰  申维辰  张  领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李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 目 录

引子	(1)
一、辽代山西文学	(2)
二、金代山西文学概述	(6)
三、金代山西的诗歌创作	(8)
四、金代山西的词创作	(47)
五、金代山西其他文学作品	(58)

## 引 子

在中国历史上，辽金两朝都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辽国始建于916年，直到1125年为金国所灭，与唐末的五代十国和北宋并存。金国始建于1115年，直到1234年为蒙古所灭，基本上与南宋相始终。辽金两朝相继崛起于中国北方，对于中国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融合、疆域巩固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辽金两朝立国之前，都处于部落联盟的社会形态，他们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文化上仍处于“结绳记事”的阶段，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文学创作了。立国之后，他们凭借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频繁侵扰中原大地，大肆虏掠人丁财物。以此为契机，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开始大量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制礼作乐，开科取士，建立起相当完备的官僚政治体系，其社会形态也很快从奴隶制形态一跃而进入到封建制形态。他们还借鉴汉字，创造了各自的民族文字——契丹大小字和女真字，文化程度迅速提高，而且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然而由于战乱的破坏和后来朝代的民族偏见，辽金两朝的文献大多数散佚无存。辽诗今存者不足百首，20余种文集无一幸存。相比之下，金代文献留存还算较多，金人别集百余种，今存7种，即《遗山集》、《澇水集》、《拙轩集》、《滹南遗老集》、《二妙集》、《明秀集》、《庄靖集》，其中《遗山集》、《庄靖集》和《二妙集》为山西作家的文集。另有

《河汾诸老诗集》为8位金代山西诗人的合集，还有金代山西文学家元好问选编的金代诗歌选集《中州集》，保存了255位金代诗人的2 069首诗词作品，并附有较为详细的作家小传，为金代文学保存了珍贵的资料。另外，金代山西作家刘祁的《归潜志》也保存了珍贵的金代文化历史资料。

辽金两朝的文学，数量既少，水平也难比唐诗宋词，但由于它具有北方文学质朴刚健、雄豪粗犷的风格，因而在诗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

山西这块土地，自古就以人杰地灵、文化繁荣著称。辽代时，山西雁北地区归属于辽国，且以大同为西京陪都。金朝时，整个山西都归属于金国。山西这块土地理所当然地成为辽金两朝的文化中心。而且从现存的辽金两朝的文献文物来看，山西留存的辽代建筑最为丰富，现存的金代山西作家的文献占整个金代文献的比例也很大，而且金代山西还出现了一大批成就很高的作家，如王庭筠、元好问、李俊民、雷渊、赵元、李汾、河汾诸老、刘祁等人，可以说，现存辽金两代的文学足可代表整个辽金两代文学的总体成就。其中山西作家的贡献很大，是当今山西人值得自豪的。

## 一、辽代山西文学

从公元937年起，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包括今山西雁北地区，就被石敬瑭割让给辽国，直到1125年辽被金所灭为止，山西的雁北地区均属辽国管辖。辽国以大同为西京，设

国子监，所以大同一带成为当时的一个文化中心。雁北地区今存许多著名的辽代建筑，如大同观音堂、善化寺、上下华严寺、天镇慈云寺、广灵觉山寺、朔州崇福寺、应县佛宫寺木塔等等，皆为辽时所建，建筑艺术水平是相当高的。

辽代文学文献大多数散佚，但仅就现存文学作品看，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如萧观音的诗词，在具有质朴刚劲独特风貌的辽诗中，以汉化倾向的柔婉见称。辽代文学深受唐宋文学的影响，特别是白居易和苏轼的作品，被普遍尊崇和仿效。辽圣宗曾亲译《白居易讽谏集》，并说“乐天诗集是吾师”。东丹王耶律倍仿“白居易字乐天”，给自己取名为“黄居难字乐地”。苏辙的《使北诗》中有这样的诗句：“逢见胡人问大苏”，“北使屡诵三苏文”，也说明苏轼在辽国的影响是很大的。辽国自圣宗以后，文化日益繁荣，作者渐多，写作技巧也日趋成熟，诗文作品大量出现。辽人别集如刘京的文集达四十卷，契丹族作家萧柳有诗千余篇，辑为《岁寒集》。由于科举试士列词赋为正科，吟诗作赋已成风气。辽太宗、圣宗、兴宗、道宗及东丹王耶律倍皆喜吟咏，并热心提倡文学。圣宗还曾制曲百余首，道宗则有《清宁集》行世。流入北国的中原文人颇受重视，如李瀚曾仕晋为中书舍人，晋亡归辽，授翰林学士。辽枢密使高勋认为他“富于文学，方今少有伦比，若留掌词命，可以增光国体。”（《辽史·文学传》）

更值得一提的是寺公大师的《醉义歌》，为现存辽诗中最长的诗篇。原为契丹文，耶律楚材译为汉文，共120句，842字。无论是思想内涵的丰富性，还是艺术表现的成熟性、审美意象的创造性等方面，都可以说是雄踞于辽诗之巅

的一首长篇杰作。短篇的佳作则首推辽道宗的《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剪碎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意想空灵，含蕴无尽，置于唐宋诸贤之作中亦可无愧。至于萧观音的《回心院》《绝命词》等诗词，也可谓精彩绝艳，学界也早有极高的评价。

辽代的山西作家，生活在这样的文化艺术氛围中，其质量应是相当高的，可惜大多散佚无存，现仅就留存的点滴资料简述如下：

释道段，字法幢，俗姓杜，云中（今山西大同）人。辽道宗时人，童年即学儒释之典，后出家五台山金河寺为僧。他的著作有《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今存。其诗文也多为宣扬佛法要义，现举诗两首如下：

数年何幸顿忘愁，显密双逢称所求。

五部神功可赖，十玄妙观无休。

音高音下真言转，身去身来华藏遊。

法界众生欢喜事，只疑都在我心头。

——《显密二教颂》

大圣亲宣王教文，千门万户入天真。

遍观受一非余者，尽是佛家不了人。

——《密教深胜偈》

文字“精隽简约，渊奥赅弘”，但诗味淡薄，质而不文。

释宗印，本姓赵，后落发为僧，号万花长老，汾州孝义（今山西孝义）人。辽末避乱过河中府，题诗于佛刹。诗云：

七十劳生西复东，乡关在望念飘蓬。

大辽半岁九分尽，全晋一年千里空。

周召已亡无善政，蔡童虽死有余风。

华阴乞食商山去，岩谷幽寻四老翁。

格律严整，用典贴切。作者虽已出家为僧，但忧国忧民之心不减，实属难能可贵。

刘元英，广陵（今山西广灵）人，曾中进士，后入道，有诗集行于世，惜已佚。今存其诗《题潭州寿宁观》，五言仄韵20句，写其道士生涯，诗艺已十分成熟。

邢抱朴，应州（今山西应县）人。辽景宗时为翰林学士，圣宗时曾纂修《实录》，他还创建过龙首书院，善诗文。其母陈氏与其弟抱质也均擅长诗文。

张轮翼，（964～？），太原人，今存其重熙十三年（1044）所撰的《罗汉院八大灵塔记》一文，也有一定文采。

王言敷，辽道宗时人，祖籍太原。大康七年（1081）以翰林学士迁参知政事，大康九年（1083）为汉人行宫都部署。大安五年（1089）为枢密副使，今存其《董匡信及妻王氏墓志铭》一文。

被公认成就较高的辽代山西文学家是虞仲文。虞仲文，（1069～1123），字质夫，武州宁远（今山西五寨）人。其远祖是唐人虞世南。他在辽国时曾任史馆修撰、翰林侍讲学士和丞相之职。辽亡后降金，先后任枢密使、平章政事，封秦国公。后被辽国残余势力所杀，终年55岁。史称他“七岁知作诗，十岁能属文，日记千言，刻苦学问”。又说他“四岁时作诗赋《煎饼》，有‘鱼目蝉声’之句，人以‘神童’目之”。可惜其诗大多亡佚，仅存一首《雪花》诗，亦为其早年所作。诗云：“琼英与玉蕊，片片落前池。问著花来处，东君也不知。”雪花虽

也是“花”，但春天之神——东君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真可谓构思奇巧、趣味盎然，语言也清丽自然。他还有一篇《宁鉴墓志铭》传世，文笔也典雅流畅，情真意挚，足称佳制。由此观之，他的诗文水平是非常高的。

辽代佛教盛行，许多僧人兼擅诗文，这一点从以上山西作家中也可得到明证。

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一批讲经文、变文、俗曲和木板佛画像，说明俗文学在辽代山西也很流行。其中的《大乘杂宝经》变文中引用了韩信、季布、庞涓、孙膑的历史故事，从中可以看出变文向白话小说演化之迹。这批文献极为珍贵，有学者认为其价值可比敦煌文献，但目前学术界研究者不多，尚待进一步梳理探讨。

## 二、金代山西文学概述

金朝时，整个山西隶属于金国的版图。而且山西一度成为金国的文化中心之一。据史书记载，在金朝国力最盛的章宗时期，全国科考共设10个府试考点，山西就占了3个（平阳、太原、大同）。承安五年（1200）的经义榜上，山西的进士就占了约1/3。在金代文学家元好问选编的金诗选集《中州集》中，收录了255位金代作家的诗词作品，其中山西作家就有140余人，占到近3/5。即使是在汇编全部金代诗歌的金诗总集《全金诗》中，山西诗人也占了将近一半左右。而且，在金诗发展的每一时期，都有山西诗人倡领风骚，诸如

元好问、李俊民、王庭筠、杨云翼、雷渊、河汾诸老、刘祁等人。其中，元好问则是公认的金元两代的文坛领袖。金代山西诗人数量之众，成就之高，完全可以代表金代诗歌的主潮和风格。从历代山西文学的发展来看，金代的山西文学是其最为辉煌的时期。

金代其他文学的成就虽不如诗歌突出，且留传作品较少，但也各有其独特的成就和贡献，其中山西作家的成就引人注目。如元好问的词，豪婉兼备，上接欧苏，足可与两宋诸大家并置而无愧。其余词人的创作也各有特色，足可称道。散文、辞赋、小说，留传作品虽少，但也可看出其成就是非常之高的。金院本、诸宫调，则对元杂剧的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我国戏曲发展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金代散曲创作是新兴体裁，开了元散曲之先河。

金代山西文学家以元好问称首。他在诗词文赋散曲小说诸多方面都有建树，他的诗论堪称独步千古，他选编的《中州集》为保存金代诗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等等。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元好问，金代文学才成就其辉煌，才有资格以“一代之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位。

金代山西文学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即出现了众多的文学世家。比如忻州元德明、元好古、元好问、元严一家；浑源刘撝、刘汲、刘从益、刘祁、刘郁一家，雷思、雷渊、雷膺一家；永济李献诚、李献卿、李献能、李献甫一家；临漪陈赓、陈庚、陈膺一家；稷山段克己、段成己一家；等等。这些众多的文学世家的出现，说明金代文学的发展成绩斐然，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些山西的文学世

家对金代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

### 三、金代山西诗歌创作

金代诗歌是金代文学成就的代表。其发展历程可大致分为四个阶段。金代山西诗歌的发展也大致经历了这样四个阶段。

(一)金代前期(1115~1160)。也即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立国之初到海陵王朝结束。这个时期是金诗的萌芽发展期。因这时期的诗人主要来源于辽朝和北宋的文士，故又称之为“借才异代”期。

(二)金代中期(1161~1213)。也即金世宗、金章宗大定、明昌时期，是金国国力最强盛的时期。这个时期为金诗的成熟期。此时期的诗人以金朝自己的文士为主，且在创作上形成了一定的风格，故又称之为“国朝文派”期。

(三)金代末期(1214~1234)。也即从贞祐南渡到金国为蒙古所灭这段时期。这个时期是金诗的全面繁荣期。1214年贞祐南渡之后，金朝在政治、经济上走向全面衰退，而在文学上却进入了创作的繁荣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发展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四)金亡之后(1235~1257)。也即从金国灭亡到元好问逝世这段时期。这个时期是金诗创作的高潮期。1234年，金国为蒙古所灭，可是金朝的文学创作并没有随之而结束。相反，金国遗民诗人在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沧桑巨变之后，创

作了一系列血泪交迸的诗章，使金诗的发展步入了高潮期。真可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在金诗发展的这四个阶段里，都有山西诗人倡领风骚，开拓创新。

### 1. 前期的诗歌

金代前期指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立国之初到海陵王朝结束这一段时期。这个时期的山西诗人主要有两个群体：一个是所谓的“借才异代”的诗人，主要有虞仲文、司马朴、滕茂实、朱弁、姚孝锡、何宏中等人。另一个是土生土长的金国山西诗人，如孙九鼎、刘汲、郝俣等。

在“借才异代”的诗人中，虞仲文是由辽入金的代表，他入金以后的诗作今已无存，且已在辽代部分有所叙述，此不再述。另外几人为由宋入金的诗人，其中司马朴、何宏中二人是真正的山西诗人，滕茂实、朱弁、姚孝锡三人虽不是真正的山西诗人，但他们的生活与创作主要在山西，故也可以看成是山西诗人。

在由宋入金的山西诗人中，司马朴、滕茂实、朱弁三人的经历相似，他们都是受北宋王朝之命出使金国时被强行扣留的。所以他们虽然生活在金国，但仍然心系宋朝，其诗文里始终充满了沉郁悲凉的故国之思。

司马朴，字文季，山西夏县人。他是司马光的侄孙，少时养于外祖父范纯仁家，以外祖遗恩入仕。曾任宋朝兵部侍郎，后奉命出使金国，被羁留，不得南归。金主命他为行台左丞，他坚辞不受。在金期间，他听到宋徽宗病亡的噩耗后，身穿孝服，朝夕痛哭，并派遣朱松年等人刺探金国情报，伺机

送给南宋王朝。在回归无望的情况下，他定居于祁阳，每日遨游于王公之门，竟以寿终。他善于书法，有晋人笔意。元好问曾购得他的遗墨，并习其字体，可见其书法造诣是很高的。他的诗留存不多，《中州集》仅录其一首，诗题为《无余居士斋壁有沈传师游道山岳麓诗石刻，穆仲等和之，因亦次韵》，诗云：

湘西胜景岂易论，群山腾闻万马奔。

鹤泉一麓骞鹏蜀，桧风十里藏祇园。

当时侍御偶题写，笔力孰敢争雄尊。

东京少年妙词藻，南阳旧族齐阴樊。

天心月胁出奇语，使我展读忘朝昏。

差差戈剑隐一敌，落落旗鼓严千屯。

无余居士厉幽志，细研六艺方专门。

冻肝娇儿惯肠苋，啼饥瘦妇余泪痕。

惟君德义允相惬意，每穷道妙角与根。

他人劝酒惊逐魂，二子频酌勤空樽。

醉中诗成渺江海，风外幡影徒飞翻。

卷藏箧笥已戢戢，风生襟袖何轩轩。

嗟乎我亦有余腐，陋哉羊政囚华元。

反映了诗人羁留异国不得归，只好以游山玩水来排遣心中的郁愤。另有一首残诗，内容也类似于此。

滕茂实，(? ~1128)，字秀颖，初名裸，宋徽宗为他改赐此名。姑苏(今江苏苏州)人。北宋政和八年(1118)进士，官至奉议郎。靖康元年(1126)，他与枢密路允迪、翰林修撰宋彦通奉使割三镇太原。不久又奉密诏，据城不下。因此触怒

金国宰相，把他们囚禁在云中（今山西大同）。后来，金人放还路允迪、宋彦通南归，而独留滕茂实于雁门。他最后以布衣终老。临终时赋诗一首，其意让后人用黄幡裹尸埋葬，墓碑上只用篆字刻“宋使者东阳滕茂实墓”九个大字。他的诗歌只存8首，大都以抒写去国怀乡、忧思故国为基本主题，表达了诗人被羁金国、还乡无望的忧愤之情。如《天宁节有感》：

节临重十庆天宁，古殿焚香祝帝龄。

身在北方金佛刹，眼看南极老人星。

千官花覆常陪燕，万里云遥阻在廷。

松柏满山聊献寿，小臣孤操亦青青。

宋徽宗本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移之十月十日，故诗中有“重十”之句。这首诗既表达了对故主宋徽宗的思念，又言说了自己身居异国的无奈，既以松柏祝愿宋徽宗延年益寿，又以之比拟自己忠贞不变的节操。又如《临终诗》：

茅盐老书生，谬列王都宫。索米了无补，从事

敢辞难。殊邻复盟好，仗节来榆关。城守久不下，

川涂望漫漫。俭辈果不惜，一往何当还。牧羊困苏

武，假道拘张骞。流离念窘束，坐阅四序迁。同来

悉言归，我独留塞垣。形影自相吊，国破家亦残。呼

天竟不闻，痛甚伤肺肝。相逢老兄弟，悼叹安得欢。

波澜卷大厦，一木难求安。就不违我心，渠不汗我

颜。昔燕破齐王，群臣望风奔。王蜀犹守节，燕人

有甘言。经首自绝胆，感慨今昔闻。未尝食齐禄，

徒以世为民。况我禄数世，一死何足论。远或死江

海，近或死朝昏。敛我不须衣，裹尸以黄幡。题作宋臣墓，篆字当深刊。我室尚少艾，儿女皆童顽。四海无罪锥，飘流倍悲酸。谁当给衣食，使不厄饥寒。岁时一酌我，犹足慰我魂。我魂亦悠悠，异乡寄沉冤。他时风雨夜，草木号空山。

诗前有小序：“某奉使亡状，不复反父母之邦。犹当请从主行，以全臣节，或怒而与之死。幸以所仗节幡裹其尸。及有篆字九，为刊之石。埋于台山寺下，不必封树。盖昔年大病，梦遊清凉境界，觉而失病所在，恐于此中有缘。如死穷徼，则乞骸骨归。悉如前祷，预作哀词，几于不达。方之渊明则不可，亦庶几少游之遗风也。”

全诗叙述了自己羁留金国的经历，表达了强烈的故国之思和羁臣之悲，尤其是结尾对妻子儿女的挂念，感情真挚，言辞凄哀，读之令人感慨万分，不觉泪下。

滕茂实去世后，当地文人士大夫为他的忠心所感动，在雁门为他筑坟刻碑，每至岁时年节还为他祭奠。诗人可以瞑目九泉了。

朱弁，(1085~1144)，字少章，号观如居士，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他是朱熹的族祖。建炎初年，他以太学生擢任通问副使赴金，金人强迫他出仕伪齐国，他就用锥刺瞎自己的眼睛，坚辞不做官。直到绍兴十三年(1143)，宋金达成和议才得南归，第二年就病逝了。被扣留金国期间，他在云朔(今山西大同朔州)一带呆了16年之久。《中州集》存其诗39首，是“借才异代”的山西诗人中存诗最多的一位。由于羁留金国多年，他的诗中也多怀念故国之思，风格缠绵婉

转，有李商隐之遗风。兹录其三首五言诗：

淅淅风声止，凄凄雨气凉。

愁工萦客思，梦故绕江乡。

书疏亲朋少，干戈岁月长。

平城弭节地，可复见秋霜。

——《夜雨枕上》

兵气常时见，客怀何日开。

形骸病自瘦，鬓发老相摧。

已负秦庭哭，终期汉节约。

风雷识我意，一雨洗氛埃。

——《客怀》

容貌与年改，鬓毛随意斑。

雁边云度塞，鸟外日衔山。

仗节功奚在，捐躯志未闲。

不知垂老眼，何日睹龙颜。

——《有感》

这些诗篇都抒发了诗人那种羁留异国、心念旧邦的悲愤郁闷之情。

姚孝锡与何宏中的经历同前述三人不太一样，他们都是在战争中被金人俘虏的。前者虽在金朝做过官，但为时很短，后者则干脆出家做了道士。

姚孝锡，(1099~1181)，字仲纯，号醉轩，江苏丰县人。北宋政和四年(1114)进士，授代州兵曹。靖康二年(1127)雁门失守，州将害怕得浑身战栗，以致日夜无眠，而姚孝锡则如同无事一般，仍就睡得鼾声如雷。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怕